

各地中国人的性格与文化

北人与南人

上

◎ 鲁迅 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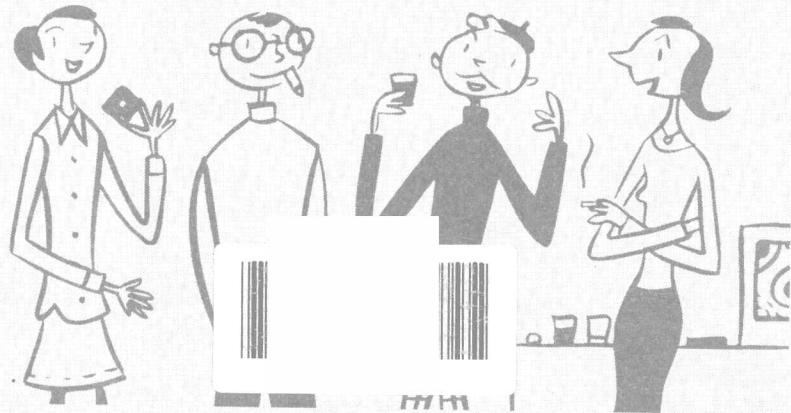


中国人事出版社

◎ 鲁迅 等著

北人与南人

(上)



目 录

(上 册)

魯 迅	北人与南人	(1)
林语堂	北方与南方	(3)
曹聚仁	“南”与“北”	(9)
曹聚仁	曰东南, 曰西北	(12)
潘光旦	北中国与南中国	(18)
张仁福	悬殊的南北文化风貌与心态	(33)
张仁福	一方水土一方人	(44)
艾 云	南方女人与北方女人	(61)
韩少功	阳台上的遗憾	(73)
冷成金	书生能否成帝王	(76)
曹聚仁	大江东去	(78)
曹聚仁	东南沿海行	(86)
黃金辉	长江流域文化的特征及其 对民族性格的影响	(94)
汪曾祺	四方食事·口味	(103)
汪曾祺	五味	(106)
杨东平	上海人和北京人	(111)
王安忆	“上海味”和“北京味”	(127)
王安忆	两个大都市	(136)

林语堂	迷人的北平	(140)
萧乾	北京城杂忆	(147)
汪曾祺	胡同文化	(171)
肖复兴	北京人喝酒	(175)
肖复兴	说北京话	(178)
张中行	北京的痴梦	(182)
赵园	北京人	(186)
鲁迅	上海的少女	(243)
周作人	上海气	(245)
张爱玲	到底是上海人	(247)
艾云	上海女人	(250)
余秋雨	上海人	(257)
乐正	上海人的社交实质和消费性格	(277)
张中行	津沽旧事	(326)
林希	“卫嘴子”之谜	(333)
林希	宝地天津卫	(339)
郑刚	岭南文化的风格	(344)
陈独秀	欢迎湖南人底精神	(367)
明立志	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	(369)
董丛林	曾湘儒风与李淮痞气	(379)
韩作荣	长沙：城与名人	(397)
沈从文	凤凰	(414)

(下册)

王振忠	江西填湖广	(429)
王振忠	得饶人处且饶人	(435)
王振忠	夕阳残照徽州梦	(446)
王振忠	说凤阳·道凤阳	(460)
魏 建	山东豪杰	(473)
杨念慈	山东的民性	(481)
贾平凹	关中论	(484)
贾平凹	西安这座城	(491)
高亚平	秦腔	(496)
贾平凹	河南巷小识	(500)
贾平凹	白浪街	(507)
贾平凹	米脂婆姨记	(515)
贾平凹	入川小记	(519)
林文珣	成都人	(524)
逢增玉	胡子与英雄	(534)
余秋雨	流放者的土地	(561)
张抗抗	一个南方人眼中的哈尔滨	(581)
阿 成	哈尔滨人的“神秘的咒语”	(591)
郁达夫	杭州	(597)
张抗抗	“北佬”看杭州	(603)
王振忠	西洋境中的文化变迁	(615)
曹聚仁	吴侬软语说苏州	(628)

叶兆言	金陵王气	(634)
叶兆言	亡国之音	(640)
叶兆言	六朝人物与南京大萝卜	(647)
朱自清	我是扬州人	(654)
韦明铧	估“扬州派”	(659)
韦明铧	释“扬州瘦马”	(676)
王振忠	一张苦嘴,一把笔刀	(689)
方 方	武汉人的性格是怎么搞的	(702)
方 方	有趣的武汉话	(704)
李书磊	昆明	(711)
余秋雨	抱愧山西	(714)
王振忠	祁太溜子	(738)
郁达夫	饮食男女在福州	(751)
张承志	回民的黄土高原	(759)
马丽华	西藏传统人生	(766)
马丽华	朝圣者的灵魂	(777)
茅 盾	新疆风土杂忆	(803)
张步天	各领风骚	(821)
后 记		(843)

魯迅

北人与南人

这是看了“京派”与“海派”的议论之后，牵连想到的——

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

二陆^①入晋，北方人士在欢欣之中，分明带着轻薄，举证太烦，姑且不谈罢。容易看的是，羊衒之^②的《洛阳伽蓝记》中，就常诋南人，并不视为同类。至于元，则人民截然分为四等，一蒙古人，二色目人，三汉人即北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因为他是最后投降的一伙。最后投降，从这边说，是矢尽援绝，这才罢战的南方之强，从那边说，却是不识顺逆，久梗王师的贼。子遗自然还是投降的，然而为奴隶的资格因此就最浅，因为浅，所以班次就最下，谁

① 二陆 指陆机、陆云兄弟。二人都是西晋文学家。

② 羊衒之 羊一作杨。北魏北平(今河北满城)人。《洛阳伽蓝记》卷二记中原氏族杨元慎故意说能治陈庆之(南朝梁将领，当时在洛阳)的病时的情景：“元慎即含水噀庆之曰：‘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依，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尊羹，唼嗍蟹黄。手把荳蔻，口嚼槟榔……’庆之伏枕曰：‘杨君见辱深矣！’自此后，吴儿更不敢解语。”

都不妨加以卑视了。到清朝，又重理了这一篇帐，至今还流衍着余波；如果此后的历史是不再回旋的，那真不独是南人的如天之福。

当然，南人是有缺点的。权贵南迁，就带了腐败颓废的风气来，北方倒反而干净。性情也不同，有缺点，也有特长，正如北人的兼具二者一样。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①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

缺点可以改正，优点可以相师。相书上有一条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这并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

不过做文章的是南人多，北方却受了影响。北京的报纸上，油嘴滑舌，吞吞吐吐，顾影自怜的文字不是比六七年前多了吗？这倘和北方固有的“贫嘴”一结婚，产生出来的一定是一种不样的新劣种！

① 某先生 指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他在《日知录》卷十三《南北学者之病》中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按原语见《论语·阳货》），今日北方之学者是也。‘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按原语见《论语·灵卫公》），今日南方之学者是也。”

北方与南方

……中国人在我们心目中仅仅是一个抽象物。南方与北方的中国人被文化纽带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但他们在性格、体魄、习俗上的区别之大，不亚于地中海人与北欧日耳曼人的区别。幸而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上，民族主义没有能够发展起来，有的不过是地方主义，而地方主义也许正是多少世纪以来整个帝国得以和平的重要因素。相同的历史传统，相同的书面语言——它以其独特的方式解决了中国的“世界语”问题，以及相同的文化，这最后一点是多少世纪以来社会文明以其缓慢而平和的方式逐渐渗入相对温和的土著居民之后的结果：这些共同点使中国获得了一种人类博爱的共同基础，这也正是现代欧洲所缺乏的。就是口头语言也不会造成欧洲人之间讲话那么大的困难。一个满洲人能够使云南人听懂自己在讲些什么，尽管有一些困难，这也实在是语言上的奇迹。这是经过缓慢的殖民化过程才获得的成果，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汉字的书写系统这个民族团结的有形象征。

这种文化上的共同性有时使我们忘记了种族差异，即血统差异的客观存在。这里，中国人这个抽象概念几乎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幅多种族的画卷，身材大小不同，脾气与心理构成各

异。只有当我们试图让一个南方出生的将军去领导北方的士兵时，我们才会发现这种客观差异。^①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吃大葱，爱开玩笑。他们是自然之子，从各方面来讲更像蒙古人，与上海以及江浙一带的人相比更为保守，他们没有丧失自己的种族活力。他们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位的窃国大盗。他们致使中国产生了一代代的地方割据王国，他们也为描写中国战争与冒险的小说提供了人物素材。

在东南边疆，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②他们是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他们喝燕窝汤，吃莲子。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随时准备在伸出的拳头落在自己头上之前就翻滚在地，哭爹喊娘。他们是在晋代末年带着自己的书籍和绘画渡江南下的有教养的中国大家族的后代。那时，中国北方被野蛮部落所侵犯。

在中国正南的广东，我们又遇到另一种中国人。他们充满了种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风格。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这显然是中国古代南方粤人血统的强烈混合物。在汉口的南北，所谓华中地区，^③是信誓旦旦却又喜欢搞点阴谋的湖北人，被其他省市的人称作“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因为他们从不服输，他们认为辣椒要放在油里炸一下，否则还不够辣，不好吃。^④而湖南人则以勇武和坚韧闻名，是古代楚国武士后裔中较为使人喜欢的一些人。

由于贸易，由于皇家规定入仕的才子要到外省做官，而这些官吏家属也随往定居的缘故，种族开始有些混合，使省与省之间的区别有所减小。然而，总的倾向依旧存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北方人基本上是征服者，而南方人基本上是商人。在所有以武力夺取了政权而建立自己的朝代盗匪中，没有一个是江南人。吃大米的南方人不能登上龙位，只有吃面条的北方人才可以，这是一贯的传统。事实上，除了唐与后周两代创业帝王来自甘肃东北，于是颇有土耳其血统之嫌以外，所有伟大王朝的创业者都来自一个相当狭窄的山区，即陇海铁路周围，包括河南东部、河北南部、山西西部以及安徽北部。如果我们以陇海铁路的某一点为中心画一个方圆若干里的圆圈，并不是没有可能，圈内就是那些帝王们的出生地。汉朝的创业帝王来自徐州的沛县，晋室始祖来自河南，宋室来自河北南部的涿县^①，明太祖朱洪武则来自安徽凤阳。

今天，除了蒋介石是浙江人，其家族谱系仍然待考以外，大部分将军们是从河北、山东、安徽、河南来的，仍然是陇海线周围。山东出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出了齐燮元、李景琳、张之江、鹿钟麟；河南出了袁世凯；安徽出了冯玉祥、段祺瑞。江苏没有产生伟大的将军，却出了一些出色的旅馆茶房。半个世纪之前，华中的湖南出了曾国藩，是个例外，却也恰好证明规则的正确^②；尽管曾国藩是一流的学者与将军，但他生在长江以南，吃稻米而不是吃面条长大，所以他命里注定只能是一个显贵的大臣，而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这后一项工作需

① 涿县，现在河北中北部。

② 英语有一格言云：有规则就有例外。

要北方人的粗犷与豪放，需要一点真正可爱的流浪汉性格，需要爱好战争和混乱的天才——对费厄泼赖，对学问及儒家伦理都嗤之以鼻，直到自己稳稳地坐在龙位之上，再将儒家的君主主义捡起来，这是个极有用的东西。

粗犷豪放的北方，溫柔和婉的南方，这些区别在他们各自的语言、音乐和诗歌中都能看到。我们来对比一下陕西乐曲与苏州乐曲的差异。陕西乐曲用一种木板控制速度，声调铿锵，音节高昂而响亮，有如瑞士山歌，使人联想到呼号的风声，似在高山上，似在旷野里，又似风吹沙丘。另一方面，苏州乐曲的低声吟唱，介乎于叹息与鼾声之间，喉音和鼻音很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一个精疲力竭的气喘病人，那习惯性的叹息和呻吟已经变成了有节奏的颤抖。在语言上，我们听到的是北京话宏亮、清晰的节奏，轻重交替，非常悦耳；而苏州妇女则轻柔、甜蜜地唠唠叨叨，用一种圆唇元音，婉转的声调，其强调的力量并不在很大的爆破音，而在句尾拖长了的，有些细微差别的音节。

曾经有一段故事讲一位北方军官，在检阅一队苏州籍的士兵。他用洪亮的声音喊：“开步——走！”但是，士兵们没有挪动脚步。一位在苏州住过很长时间、知道奥妙的连长请求用他的办法来下命令。长官允许了。于是他没有用通常洪亮清晰的声音喊：“开步——走”，而是用真正婉转诱人的苏州腔喊道：“开——步——走嗦——唆——”嗨，你瞧！苏州连前进了。

在诗歌中，这种区别就更加明显了，尤其在公元4、5、6世纪。当时，北方中国第一次被鞑靼人征服，北方的文人移居南方。这时，伤感的爱情诗在南朝盛行。许多南朝的君主都是了不起的抒情歌手。一种题材别致的爱情小曲《子夜歌》也在民间产生并发展起来了。对比一下这些感伤的诗歌与北方新鲜、质朴的诗歌

是很有启发的。南方佚名的诗人在这种很流行的小曲中唱道：

打杀长鸣鸡，
弹去乌白鸟。
愿得连冥不复曙，
一年都一晓。

另一首小曲唱道：

途涩无人行。
冒寒往相覓。
若不信依时，
但看雪上述。

南宋之际，一种称作“词”的有独特风格的抒情诗发展起来了。其内容不外是妇女的深闺幽怨，红烛泪干，中意的胭脂、眉笔、丝绸、帏帐、珠帘朱栏，无可挽回的春天，消瘦的恋人，羸弱的心上人儿等等。写这种伤感的诗歌的人应该被写那种简短、质朴，直接描写北方荒凉风景而不加雕饰的诗歌的人所征服，这实在也是自然的事。下面是一首典型的北方诗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一个北方将领在遭到惨败之后，正是用这首诗把他的士兵又集合起来，送上前线去战斗。我们再来看一首歌咏新买宝刀的

诗歌，与南方的爱情诗歌作一对比：

新买五尺刀，
悬著中梁柱。
一日三摩挲，
剧于十五女。

另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遙看孟津河，
楊柳郁婆娑；
我是虜家兒，
不解漢兒歌。
健兒須快馬，
快馬須健兒；
蹀躞黃尘下，
然后別雄雌。

这些诗歌也曾被胡适博士引用，来证明同一个主题。这样一些诗歌开阔了我们思考问题的视野，使我们对构成中华民族的北方血统与南方血统的不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使我们有可能去理解一个具有 2000 多年叩头、室内生活、缺乏流行运动的文明历史的国家何以能够避免社会民族退化的命运，避免像埃及、希腊、罗马等文明古国那样落后于人。中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曹聚仁

“南”与“北”

最近看了一本以“南”与“北”为题材的喜剧，一位朋友问我“你是南方人？是北方人？”我说：“依你说呢？”他笑了。依剧中的说法，我们都是上海佬，上海佬乃是北方人；不过，我相信，没有一个山东、河北、河南的朋友，会把我们当作北方人。剧中用了一句“南国佳人”，那成语中的“南国”，乃是汉水之南，指湖北湖南的南国，和广东不相干的。而她们举的四大美人，明明有两位是江南人。南宋以后，苏州、成都和福州都是美人的摇篮，当然都是南方人，但照剧中口吻，也都是北方人。其实，依我的算法，从深圳到北京，有五千华里，从北京到海兰泡，或连金，也有五千华里，所以辽金时代，今日的北京乃是南京。北京正当天下之中，也还算不得是北方人。这当然都是闲话。

“南”与“北”，这一类封建地域观念，阻碍社会政治的进步，由来已久。《宋史·王旦传》：“帝欲相王钦若，旦曰：‘……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论也。’真宗遂止，旦没后，钦若始大用，语人曰：‘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曲洧旧闻》载：或谓真宗问王旦，“祖宗时有秘讖，云南人不可作相，此岂立贤无方之义”。）中国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文化，本来从西北发展到东南

来，黄河流域乃其重心所在，所以帝都一直就在西安。到了北宋，帝都移到了河南开封，经济文化的中心也就南移；北宋新旧党的政治冲突，很明显地有着北方文士排斥南方人的意味。（那时的新党、多系南方人，而反对派的洛党朔党都是北方人。）宋人笔记中说：宋英宗治平中，邵雍与客散步在天津桥上（天津桥在洛阳），闻杜鹃声，惨然不乐，曰：“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用南人专务变更，自此天下多事矣。”又说：宋神宗相陈旭问司马光，外议云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这都是北人排斥南人所造成的空气。其实，到了北宋，晏殊、范仲淹、欧阳修以南人居京朝，为文士的领袖；而王安石行新政以后，政治上重要人物，如蔡确、章惇、蔡京、吕惠卿、曾布、蔡卞、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丁大全，都是南人。到南宋以后，不仅经济文化中心移到东南一带，连政治中心也南移了。“北人”心目中之“南”与“南人”心目中之“北”，其为封建地域观念是相同的。（苏天爵云：“宋在江南时，公卿大夫多吴越士，起居服饰，骄逸华靡，北视淮甸，已为极边。当使远方，则有憔悴可怜之色。”）

到了元代，黄河流域的居民，被称为“汉人”，长江以南，都称为“南人”，“蒙”、“回”以下，“汉”、“南”都是被征服的；政治中心虽说移到了河北，天下的经济文化，依旧在东南地域，江西、浙江、安徽、福建，那是“南人”地区，一切都占了最高的比重。直到19世纪，经济文化中心，才移到西南沿海去，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的起来，乃是历史上所未有的。于是，我们这些“南人”都被今日的“南人”看作是“北方人”，而川、扬、苏的厨菜，都算作是北方菜了。

明末清初那位大学者顾亭林，他是一肚子的民族观念，走遍

了东南西北，对关中最感兴趣，要想托终身于华山地区。他对南人有一考语，说他们“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对北人也有一句考语，说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人文胜质，北人质胜文，他还是欢喜北人的。（不过，他所说的北人，乃是秦晋之士，不是上海佬。）

（《万里行记》1966年）